

十

社121
673
部大:10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一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

書於

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

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

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材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

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

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當射之時民必此觀焉因詢之也

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詳見學校考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

戒之若以歲時祀祭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三年

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

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春秋祭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祭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洫

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

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

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十九 選舉一

一一

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
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
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
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
悌睦嫻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
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
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
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
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
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
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
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
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
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興昨舉民賢能如六鄉之所
爲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

功者而聚勅其
餘以治職事

按六鄉之外爲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略先儒謂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邪蓋亦當互文以推之

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俊退伏也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

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紕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爲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爲材而未嘗

有所賴於上之人則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旣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有賢者郡

守身自往勸勉令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有而

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

者詳見賢良方正考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

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

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二者在後世則各自為

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故姑載其立法

之始略見於此而其詳各見本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

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先時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

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後遂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

適謂之好德

適得其人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

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皇孝武二詔俱爲舉賢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爲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

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

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孝昭元始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
三人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
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祿大夫博士行瀕河之郡舉
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
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
淳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
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
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
一人

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

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冬詔中

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
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
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

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

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

建武六年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東漢舉上多以孝廉詳見本考以後並見本考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材

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一人

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
生乃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
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

謂也

餘見孝廉考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
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
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矣帝深納之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
萬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
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
淳厚質直各一人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
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永初二年詔曰間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
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
無卓爾異聞其有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
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
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
及諸王國郎

冲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
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

詳見

孝廉門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
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
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
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駁其非帝不從旣行而

廣出爲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罰蓋公正之法庸
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
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
者雄之爲人可知矣得雄之爲人雄之爲法可知
矣范史推其効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
人君子心力之所爲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
中所得之人其坐繆舉者胡廣輩爾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
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賢能

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旣廣缺
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寢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
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
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
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
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
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
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得失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

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
雄黃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
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龐
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
其智力帷幄容其審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

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
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
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
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
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
延康元年尚書陳羣以爲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
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

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
之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
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
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
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
閎閎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
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

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黃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

則所任之次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爲政教頽敝風俗不淳上
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
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
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
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
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

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
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
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
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
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
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
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
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
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

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於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却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

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

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
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
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
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
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
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
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

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
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
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
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
事亂其度旣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
遂使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
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
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
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

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
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
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
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
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
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
美制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
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

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
四塗轍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
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
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
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
累衡鑑之明抑且失侍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
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
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
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
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

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

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

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旣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名矣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

才自名而必遲以五歲待其講習乃能預於試不亦有覲面目乎然觀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智識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爲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

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卽位仕者不拘長幼

詳見舉官門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遂令甲族以

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帝爲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直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泌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

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

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棊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竝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

論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

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
厲德興化之道也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
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

詳見
舉官

門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
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詳見舉
官門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
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
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

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
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
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
無遺矣

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

詳見舉
官門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
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
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
奪席脫容刀

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杜正元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元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

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別奏抑爲甲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丙第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元一門三秀才

按常貢者不分優劣隨例銓注之人也舉秀才者文才傑出對策高第之人也隋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楊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視如

此蘇威儒者也亦復沮抑正藏士生斯時何其不幸邪

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

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掛網者多請勅

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煬帝始建進士科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選舉考二

舉士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二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二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

待非常之才焉 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
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
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
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欵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
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
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等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
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
大義百條策二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
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

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
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
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
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
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
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
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
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
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
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

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
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
夏侯陽周髀五經筭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
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
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
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
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
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
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
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凡貢舉

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
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
惡所以育材養士招徠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
時增損不同初秀才科等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
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
絕高宗時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
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蕃加搜訪毋令赫赫
之辰斯舉遂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
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
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二十

年無及第者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
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
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
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
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
拔旣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駮縣孤絕索幽隱爲詩賦
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

義或多墻面焉

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則
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乙
科而已 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
得第者十一二

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
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
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
清士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
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高祖卽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

天后表曰伏以聖緒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從之

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

試策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旣試於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爲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裒然爲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

夫使司衡鑑嚴莫甚焉以是爲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試諸路貢士蓋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唐自開元以前試士未屬禮部以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

右補闕薛謙光上疏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

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誼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闈謗議紛紜寢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勲盜級假其賄賂卽爲無犯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昔漢武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携桴鼓臨難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察其行

能武觀其勇略而已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今
宜寬平年限容其採訪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
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君子道長矣

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
中宗神龍初制貢舉人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
元宗時詔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按六經孔孟之說有國家者所當表章爲士者所
當習業也老氏豈得以並之武后假聖緒之說狐
媚其君及其竊位則復以其所自著所謂臣範者
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麀聚之醜牝晨之禍豈足

以垂世立範乎

長壽三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
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列
拜則金帛羽毛升於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
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
列在方物之前以脩充庭之禮制可

元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
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
集使皆往閱禮焉 又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
者聽勅諸州貢士上州歲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

有才行不限其數

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瑒又言主司

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旣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

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

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卽又及秋正業不得脩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

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爲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量格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旣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

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

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憤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按溫公通鑑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考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當考

天寶十二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

十四載復鄉貢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茲請恣尋檢

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殮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

遮截疑其爲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杜陽編記舒元興進士旣試
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
唐制舉人試日旣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
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圓蓬
巷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
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
謫僊才又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
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
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

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
郎之膽故國史竇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爲限
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奏復夜試周
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不許見燭
代宗廣德二年賈至爲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
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
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
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
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

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耻而通經者縣薦之
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
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家
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
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
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議之
給事中李栖筠等議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
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
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
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邪魏晉以來專尚浮侈

德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爲
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
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
州縣皆立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
無向請增博上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
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
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
之夕見其利而衆論以爲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其失
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

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
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
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
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
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
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
之治亂蓋可知矣

德宗貞元十八年勅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
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
人不必要滿此數

十九年勅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
邑資用屢空其禮部舉今年宜權停

博士韓愈上狀曰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
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
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
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
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
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
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
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

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
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
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
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
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
初開元時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
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
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
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

榜議者以爲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錢徽傳徽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
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
昌徽不從文昌怒卽奏徽取士以私乃詔覆試徽坐
貶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
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二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
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
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
論此事大畧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

甚衆蓋以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
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
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
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
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
又曰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
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
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
士元額二十五人詔加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

二年三年鍇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
始令每年放二十人爲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摭言
載鍇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
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
鍇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攜士良一緘
入貢院旣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
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魏峩鍇曰狀元已
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
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
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

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
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踈俊不羈之士耳錯狗寬
璫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
太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
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
復之事見選舉志

按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譽
望然以錢徽高錯之事觀之權倖之囑託亦可畏
也東漢及魏晉以來吏部尚書司用人之柄然其

時諉曰取行實甄材能故爲尚書者必使久於其
任而後足以察識今唐人禮部所試不過於寸晷
之間程其文墨之小技則所謂主司者當於將試
之時擇士大夫之有學識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
不必專以禮部爲之今高錯之爲侍郎知貢舉也
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挾勢以私裴思謙也至於再
囑於是錯亦不能終拂克璫以取禍矣此皆預設
與久任之弊也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
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

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

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

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衙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

明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

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白薦將試

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

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徃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

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

各有所之亦謂之商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

醉飽謂之打盹瞞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

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

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

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

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

有焉

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鮮不由兩監者於時場籍先

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

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眾共之故也

天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

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原小宗伯倚而選之
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徃徃牒貢院
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嚼故廢置不定
同華解衆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
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
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
立史科及三傳科
文宗太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爲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
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
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衆科之目進士爲尤貴而得人亦最爲盛歲貢常
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
不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
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先是進士試詩
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
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讚代詩賦而皆試策三
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
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
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
人不必克其數時文宗好學嗜古鄭單以經術位宰

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帝曰敦厚浮薄色色有
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
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
是也有四韻者萸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之天庭丹旣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
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
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水止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
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
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

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
六仄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
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
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仄者宣耀門觀試舉
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
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
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
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耀
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
是也有五平三仄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

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仄者旗賦以風卷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常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仄質出韻乃五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賦並以平仄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九年中書門下奏而奉進止令條流進士數及減下諸色入仕人等進士准太和四年格及第每年不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准太和八年勅減下人數外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

武宗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公卿百家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二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

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

任

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旣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難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卽過矣但取實

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二人封彥卿崔瑒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奉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祇合在公如涉徇私自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
有人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
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
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
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
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洪氏容齋隨筆曰昭宗當斯時亂離極矣尚能眷
眷於寒儒甚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進
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

之年宜降異恩名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唐登科記總目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舉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六年進士四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六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九年秀才二人進士七人

太宗貞觀元年秀才二人進士四人

二年米貴不舉貢

三年秀才二人進士五人

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五人

六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二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三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九年進士六人

十年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十二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十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不貢舉

十七年進士十五人

十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二十四人

十九年秀才三人上書拜官一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七人

二十二年進士九人

二十三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

其年始停秀才舉

三年四年不貢舉應制及第三人

五年進士一人

六年進士四十三人應制一人

顯慶元年進士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

五年進士十四人上書拜官一人

六年進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龍朔二年進士八人

三年不貢舉

麟德元年進士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並落下

乾封元年幽素舉十二人

二年進士五人

總章元年進士二十六人

二年不貢舉

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

二年三年不貢舉

四年進士七十九人

上元元年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上元二年進士四十五人別敕二人續試三人

儀鳳元年不貢舉諸科四人

二年不貢舉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調露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一人

永隆二年進士一人

開耀二年進士五十五人重試及第十八人

永淳二年進士五十五人

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進士十六人上書拜官併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進士二十二二人再取五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六十五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三十人

永昌二年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諸科一人

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六人

長壽二年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證聖元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天冊萬歲二年進士二十七人南郊舉及第二二人

萬歲通天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聖歷元年進士二十二二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久視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人

大足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不貢舉諸科十人

長安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四人

四年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中宗神龍元年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諸科二十九人

二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三十九人

景龍元年進士四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六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八人

睿宗景雲元年進士五十二人

二年諸科五十六人

延和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元宗先天元年諸科二十七人

開元元年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一人

四年進士十六人上書及第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

六年進士三十二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八人

八年進士五十七人

九年進士三十八人

十年進士三十三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五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十六年進士二十人

十七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六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九人

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五人

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二十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五人

二十八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五人

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四人

天寶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二十六人

三載進士二十九人

四載進士二十五人

五載進士二十一人

六載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人

七載進士二十四人

八載進士二十人

九載進士二十一人

十載進士二十人

十一載進士二十六人

十二載進士五十六人

十三載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一人

十四載進士二十四人

十五載進士三十三人

肅宗至德二載進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

乾元元年進士二十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進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進士二十九人

代宗寶應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

廣德二年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兩都共二十六人

大歷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二十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四人

八年進士三十四人諸科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

十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十一年進士十四人

十二年進士十二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興元元年進士五人

貞元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

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二十六人

五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二

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八人

九年進士二十二

十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十六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八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人

十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四人

十六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人

十七年進士十八人諸科八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順宗永貞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十六人

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十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二人

六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三人

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四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

九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四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十二人

十五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三人

穆宗長慶元年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諸科三十八人

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九人

四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敬宗寶歷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三十二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二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二十六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九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開成元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七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八人

武宗會昌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

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三年進士二十二諸科十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續放一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諸科五人

六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諸科十七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諸科二十二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五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八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七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一年停舉

十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八人

六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四人

廣明二年進士十二人續賜第二人

中和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二人

光啓二年進士九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昭宗龍紀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大順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六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景福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二人

乾寧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諸科
三人

三年進士十二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光化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三人

天復二年三年停舉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天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二人

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

按昌黎公贈張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經舉其得升於禮部者歲不下三千人謂之鄉貢又第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然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年禮部所放進士及

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又開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又太和敕進士及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不得過百一十人然記所載逐年所取人數如此則元未嘗過百人固不必爲之限也又明經及第者姓名尤爲寥寥今日不得過百一十人則是每科嘗過此數矣豈登科記所載未備而難憑邪唐史摭言載華良入爲京兆解不第以書讓考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以此證之則每歲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記不誤矣又按

容齋隨筆言唐開元間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
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切見流
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
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
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
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
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
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
數甚與開元類也今考唐每歲及第者極盛之時
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爲率則三歲所放不過

百五十人而宋自中興以後每科進士及第動以
四五百人計蓋倍於唐有餘矣又唐士之及第者
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
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
獲祿者而宋則一登第之後卽爲入仕之期夫其
數之多如此取之易復如此則宋之以進士入仕
者其冗當數倍於唐而今謂淳熙之事纔類開元
何邪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三

舉士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為拔解今後宜止絕 又勅禮部貢院每年所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

乾化元年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貢舉非常例也開元時以禮部侍郎專知貢舉其後或以他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資官唯會昌中命太常卿

王起知貢舉時亦檢校僕射五代時或以兵部尚書或以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爲之不專主於禮侍矣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王徽桑維翰居魁亞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三年工部侍郎任贊奏請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者逐處選賓從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各於本貫一例分明比試如非通贍不許妄給文解明宗長興三年勅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

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

一 九經五經經明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
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却令自
閱或者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
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卽於帖由上書名而退
一 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
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
書疏照證如考試官去留不當許將狀陳訴當再加
考較如合黜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 一 今年舉人
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當與重試如貢

院不理卽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
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
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敢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
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
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
書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 一遙口受人
迴換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
殿將來三舉 一藝業未精准格落下恥見同人妄
扇屈聲擬爲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
生誣玷或羅織謳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
勅鞠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事涉私徇情屈塞藝士
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
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殿三舉奉
勅宜依

又奏准會要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
之禮近來直至臨鎖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後請
令舉人復赴正仗如舊法或以人數不少請祇取諸
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者俟齊日別令朝見奉
敕依

石林葉氏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卽

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
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
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
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勅禮部貢院於引試之前精加考
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舉年深不得僥借場數有藝
者雖遭黜落並許陳訴祇不得街市省門故爲喧競及
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
同保人永不得赴舉主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密具姓名
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 又令今後舉人須取本鄉貫

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

南唐設科舉旣而罷之

先公曰按五代通錄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
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
爲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韓熙載皆後唐時中進士
第宋齊邱馮延巳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爲秘書
郎然則南唐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於此時耳
顧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
公私相半爲譏則文蔚固亦前朝進士也然明年
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暨我朝開寶中唐之爲國

不一二年將亡而猶命張泌典貢舉放進士可悲也已

世宗顯德二年勅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文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曦楊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進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黜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温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

矜容劉温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具條理奏聞其年五月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進士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以上於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餘外雜文歌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爲合格將來却覆試候考試終場其不及人以文藝優劣定爲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者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爲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所殿舉數並於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

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倩者如見在官停任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量事科罪從之

又奏諸科舉人所試墨義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凡有九否殿一舉

按貢舉而以墨義之通否爲升黜淺陋殊甚有同見戲然否之多者殿舉亦如之猶略有古人簡不率者示罰之遺意云

竇儀又奏乞依唐穆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雜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五年右諫議大夫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後率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以其所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退落郭浚趙保雍等七人濤坐責官

五代登科記總目

梁太祖開平二年進士十八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乾化二年進士十一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貞明二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一人

六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三人

七年停舉

龍德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停舉

唐莊宗同光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八人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長興元年進士十五人重試落下八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八人諸科八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一人

愍帝長興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廢帝清泰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三人

晉高祖天福二年進士十九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貢舉

六年進士十一人諸科四十五人

七年進士七人

八年進士七人

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五十六人

開運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十二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百五十

五人

隱帝乾祐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十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廣順元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八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六十六人

三年進士十人內落下二人諸科八十三人

世宗顯德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進士六人諸科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十人諸科三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五人內落下七人諸科七十二人

六年進士十人諸科五十八人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則降敕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攘搶之歲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離固無怪其然但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雖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晉漢以來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為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為士

者徃徃從事乎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家亦姑以是爲士子進取之塗故其所取反數倍於盛唐之時也國初諸科取人亦多於進士蓋亦承五季之弊云

歐陽公什邠陳氏榮鄉亭記曰什邠之吏特不喜儒必摧辱中傷之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逮陳君巖夫始爲進士然亦未嘗敢儒衣冠謁縣門出入閭巷必鄉其服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

舉秀才巖夫始改服詣門應詔吏方相驚旣州試之送禮部中丙科以歸省其父曰噫吾始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爲榮也迺築亭以旌之鼂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徃徃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旣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各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愚嘗讀此二篇

而後知五代之時雖科舉未嘗廢而士厄於離亂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以自見老死閭閻不爲少矣

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

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通六爲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皆本貫發解若有鄉貫阻越及在化外得於開封府投牒奏俟朝旨諸州以本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或不曉經藝卽選以次官充諸科並本判官監試試紙長官印署面給之帖經對義監官試官對考通否逐場定去取凡試日懷挾所業經義及遙口相授者卽時遣出所試合格取通多業精者爲上餘次之解文首具元請解及已落見解人數所試經義朱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於其下進士文卷

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文送貢院其有殘廢篤疾並不
得預解或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解監官試官爲首罪
停所任受賂以枉法論長官聽朝旨凡見任官應進士
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旣集
貢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許有大逆人總麻以上親及
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
卷之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
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與狀僉
同而定焉凡就試禁挾書爲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
篇不禁進士文理紕繆者循舊制殿五舉諸科初場十

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至第三場九
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諸已
發解及進士雖有挾書之禁而不搜索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弟
姪及目爲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
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上慮
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元年詔曰一經皓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賢
之芒節懸科取士固當優容按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
止非所以啟迪仕進之路也自今一依諸科舉人許令

再應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

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特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藝祖許令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乾德五年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先是陶穀子邴擢上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析以聞當令

覆試

開寶三年詔禮部貢院閱貢士及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姓名以聞至是籍到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

此特奏名恩例之始

五年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知貢舉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

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黜去之濟川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訴昉用情取舍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

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爲常制

是歲新修開寶通禮成詔鄉貢開元禮宜改稱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八年親試舉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爲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

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爲之升黜也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黜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爲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爲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

以王嗣宗爲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爲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試問所業毋可採乃悉退去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

見孝

廉門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卽位思振淹滯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內出詩賦題賦韻平仄相間依次用命

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爲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三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亦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爲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唐朝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試中第者皆稱之其後文學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獻文別試亦勅

賜進士及第

按是年諸道所發貢士得五千二百餘人賜第者共五百餘人爲十取其一

石林葉氏曰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卽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之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

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茲出矣三年九月上御講武殿試禮部貢士舉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爲準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

按選舉志言是年試進士始加論一首然考登科記所載建隆以來逐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凡三題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試進士得蘇易簡以下一百二十一人並分甲乙之第賜宴

時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

是歲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不設此科求應者卽試

之上出雜題二十字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

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賦五篇篇八句逮日旰

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

勸來者仍詔有司今後應百篇舉約此題爲式

七年詔諸州長吏解送舉人取版籍分明爲鄉里所推

仍十人爲保保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

八年詔曰歲千秋賦是曰夔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

一偕於計吏許常赴於貢闈豈足程功頗容徼倖復歸

舊貫允叶至公宜令諸道下第舉人依舊重請文解

是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

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唱名賜

第得梁灝以下一百七十餘人諸科一百餘人李昉呂

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左

右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

餘人並賜及第

四年先是上閱試舉人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

職歸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十人榜既出而謗議蜂起上意其遺材遽召下第一人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以試中爲目用白詔紙書其名氏以賜之令權知諸縣簿尉 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諸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容齋洪氏隨筆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之後慮有遺材至於再試再放雍熙復試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復試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

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詔禁吏人應舉

淳化三年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

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又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舊制三史通禮各試三十場每場墨義十道制自今只試墨義十五場餘十五場抽卷令面讀能知義理分辨其句識難字者爲合格不合者落

自端拱元年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固請御試是年又知貢舉旣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爲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言

日出賦題孫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惟鈔畧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太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按藝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爲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

冲冲怒械繫之於獄然則當時狀元所授之官既
卑且不爲長官所禮未至如後世榮進素定要路
在前之說也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
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
次皆優等注擬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試士第
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賜及第太宗時惟此二年科
目恩數最爲優渥涑水記聞言太平興國之事以
爲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帝善之歸語
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汝異
日可收以自輔是榜齊賢中選適在數十人後及

注官乃詔盡與超除如此則是通榜恩數之厚是
太宗欲曲爲張齊賢之地馬永卿語錄載淳化二
年之事則以爲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嘗出神見二
仙官相語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
低如何對曰高低不可易也獨甲科可易不若以
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覺以告人旣而唱名上適
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則
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
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
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

遜第~~二~~二百六十人後丁謂王張皆爲宰相如此則是黃甲人數之多是神物欲曲爲張士遜之地二說頗涉偏私詭異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爲太宗寤寐英賢如恐不及時出特恩以示獎勵故初無一定之例有如太平興國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並授通判而五年則前二
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則第一甲授知縣雍熙二年第一等爲節察推官淳化三年則止前四名授通判則累科授官之崇庠無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

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數端拱元年二年則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數則累科分甲人數之多少無定例也好事者徒見二張致身宰輔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適爾優厚故必以爲曲爲二人之地耳

眞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榜得進士孫僅以下五十人高麗賓貢一人自淳化五年停舉凡五年至是始行之其年密州發解官坐薦送非人當入金特詔停任因詔告諭諸路以警官吏

容齋洪氏曰按登科記孫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託籍爲進取之便耳

二年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三年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諸色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得進士及諸科凡九百餘人共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

詳推恩之廣近代未有也

詔曰孔門四科德行爲貴言念近歲偷薄成風務扇朋游以圖進取潛相詬病指摘瑕疵有玷士倫頗傷俗化自今兩京諸路所解舉人宜先廉訪行實或藝文可採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訕上之類並嚴加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永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由官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覺察之

又親試河北貢舉人賜進士齊革等十三人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求試武藝及量材錄用者又五百餘人悉賜裝錢慰遣之命禮部敘爲

一舉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科舉取士及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人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

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灝以下二十一人才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會至得光祿丞直使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二十

四人節使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
事推官

四年詔淄青齊州及河北經蕃寇蹂踐處貢舉許免取

解此泛免之始

五年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會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
百八十人是歲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
知貢舉所取士甚少進士諸科共取二百一十八人約六十六人取一人諸州舉

送官被黜責者甚衆

景德二年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
奏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

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
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
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
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
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虞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進士第上以
矩自燕薊歸化居官清白而自強學業特賜及第驛
召赴聞喜宴上以去歲河朔用兵民甚驚擾其乘城
捍寇多出士人故廣示甄採

詔應賜進士諸科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者並令守選

故事登科皆有選限近制及第卽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免選至是策名之士尤衆多設等級以振淹滯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試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 又詔貢舉之門因循爲弊躁競斯甚繆濫益彰宜令權任二年庶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大成之術式符虛佇之懷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精考試無容濫進用革澆風比又有州郡全無解送是謂曠官其諸路府州將來秋賦當職官如依前顧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禮部貢院上言請諸色舉人各歸本貫取解不得寄應及權買田產立戶諸州取解發寄應舉人長吏以下請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鄉里遐遠久住京師許於國子監取解仍須本鄉命官委保判監引驗乃得附學發解日奏

三年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自今開封府國子監諸路州府據秋賦投狀舉人解十之四如藝業優長或荒繆至甚則不拘多少今歲秋賦止解舊人新人且令習業川廣舊取解人並許免解

翰林學士鼂迥等議令諸州約分數解送或自來舉子止有三兩人欲聽全解或其間才業卓然不羣者別以

名聞其文武升朝官適親許附國學

此胄試之始

貢院言昨詳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卷或爲備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並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辨認彰露卽依例扶出永不得赴舉其知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較公卷分爲等第如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所冀抱藝者不失搜羅躁進者難施僞濫

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鼂迥兢畏當以委之且謂滕元晏少交遊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別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爲宋白所出於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知貢舉官朋附權要抑塞孤寒列上勢家子弟四十餘

人文字淺近非合奏名上曰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
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既而叔良等所陳皆妄
命配隸許州

二年禮部貢院言準詔議定國子監兩京諸路以五次
解到舉人內取一歲數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爲定式
詔令於五年最多數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滯以廣搜
羅

三年親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梁固以
下三十一人

四年親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賜進士張師

德以下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試之後乃有殿
試已爲定例獨此二年會要所載乃停貢舉年分
禮部未嘗放進士然則此六十餘人者迺是封禪
特恩所試如後來免省到殿之類是也

四年開封府進士郭顏孫碩等同保赴舉碩預薦顏被
黜詣府自首有服紀不當赴舉欲以累碩上惡其險躁
無儒行令配顏蔡州勿齒儒籍 又詔曰如聞河朔諸
州解送舉人難於考覈頗多黜落宜令轉運使於落解
舉人最多處內有顯負苦辛者遣官別加考試及格人

送禮部

五年上聞貢院監門官以諸科舉人挾書爲私悉解衣閱視失取士之體亟令止之又令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以聞以將廷試慮或重複自是用以爲例 又詔令自今貢舉人曾預南省試者犯公罪特聽罰贖

先是挾書赴試者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試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禮部言諸科懷挾書策比對義十不詞理紕繆者情理稍輕其進士所挾未必全是所試文字請自

今挾書犯者依條殿舉其同保殿舉指揮更不施行
奏可

八月詔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知州處貢舉人令通判幕職錄事參軍及考試官解發知州止同署解狀所解不當亦免其罪

七年詔諸州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爲限進士諸科其曾經殿試并河北陝西諸科曾至終場及他州兩至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齋洪氏隨筆曰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

滑州進士王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卽取元試卷付
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
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
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
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
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
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
風矣

八年始制謄錄院

時懷衛濱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聚數州
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如乏試官宜令轉
運司選隣州官充不得移舉就他州併試

天禧二年詔自今鑠廳應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試藝業
合格者始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
考試官舉送長官皆重寘罪至天聖時除其法

二年詔以近年開封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令翰林學
士承旨晁迥等議定條制迥等上言諸州舉多以身有
服制本貫難於取解遂奔湊京穀寓籍充賦人數旣衆
混而爲一有司但考其才藝解送之際本府土著登名

者甚少交構喧競亦由於此欲請自今舉人有期周卑弱以下服者聽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計召官保任於本府戶籍人數外別定分數薦送詔從之

文獻通考卷第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四

舉士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經學未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肄業不善爲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耄鈍之士數詘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令乃詔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旣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隳素業頽弛苟簡寢以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旣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始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王氏揮麈錄曰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

下稱爲長者四子仲文

綜

子華

絳

持國

維

玉汝

績

俱禮部奏名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旣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旣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旣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甲科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邪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自後不出仕宦

其後仲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知以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故韓忠獻諸子仲文子華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祐二年以後則凡預禮部正奏名皆爲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賈昌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爲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近臣議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

日上名於省幾二千里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月聽如昌朝說由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膽錄如禮部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載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

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畧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慶歷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

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凡貢舉舊法
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
約不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選五百人而
過此三卷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
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
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
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
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
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
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

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
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
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
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
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
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
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
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
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可革舊弊者也其
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

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策論爲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套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易見其有奧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而紛紛鵠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爲精工而論策一

無可採者蓋自慶歷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來爲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試論策擇其十分亂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旣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爲博古通經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詩賦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入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詞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

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

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

道可爲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爲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旣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時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嘗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脩

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旣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歐陽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沉淪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干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中分舊數而薦之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

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歎而天下所薦舉數旣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繇察若人少則諸僞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

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旣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

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前此前三名皆爲通判其餘以次減降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浸比舊亦浸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

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
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
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
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
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
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
旣削得人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
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
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
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
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卽死王
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輝榜輝不
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
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
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
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
班列分錯有司不能繩覲見之日先設禁闈於著
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闈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
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

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閣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取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時猶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得覲清光而禮部試士之時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所以待進士者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

英宗治平三年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弊寔長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

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四分取三爲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請貢院逐路取人其畧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尙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

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和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

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

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

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

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

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

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

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旣多而君子小人雜

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
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
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
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
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旣以文藝取人
則歐公之說爲是蓋士旣求以用世則奔名逐利
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棄親匿服身負過惡者
皆素無行檢之人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阜游館
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爲君子若以爲遠方舉人

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
曾二蘇公以文章名世詔今傳後然亦出自窮鄉
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爲時尚科舉之文也而皆
占高第然則必須遊京師而後工文藝者皆剽竊
蹈襲之人非穎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
論策試進士初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
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
數增進士額詔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議
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

必全記注疏通七以上爲合格諸科以大義爲先黜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直史館蘇軾上議畧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

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尙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尙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讀軾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

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軾言安石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爲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向募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尙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尙又舉而從之尙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

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遷其操以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材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爲樸名進士爲薄邪蓋唐人已有此論卽坡公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

淺陋去墨義無幾矣况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爲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卽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初考爲三等覆考爲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爲第一考官蘇軾疾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

是年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參軍不理選限年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

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遞加一舉則不限年
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
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嘗奏名者並特赴殿
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
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爲九
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有差
詔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
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使與鑰廳者同試率七人
特立一額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額
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

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附鑰廳試
非袒免以外例許應舉國子監禮部皆別試別取十人
取五試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廷試策問與進士同而
別考累舉不中年及四十以聞而錄用之

六年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
或時議始出官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初詔
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中書習學練亨甫言高科任簽
判及職官預一州之事其於習法豈所宜緩前此試刑
法者世皆指爲俗吏今朝廷推恩旣厚而應者尙少若
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矣乃詔悉試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吳充曰漢儒陳寵以法律講受徒衆常數百人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耻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罕通其意近歲將補官者必聚而試之此有以見恤刑之意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是年始賜錢三千緡爲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黎侁張諤文勝而違經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

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奧旨乎安石曰雖命之訓而臣實商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合試而通取之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贖金有差詔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未與者奏聽裁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

考取御史黃廉言別試所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能否相絕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熟知其平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黃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爲傳義重其法禁今大義須文豈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醜立告賞證左又皆其徒慮有誣枉請改立法從之

五年先是帝見黃裳所爲文愛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試策在前列者皆不稱旨命求裳名至末甲始見乃擢爲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八年濟博棗三州諸科舉人訴於禮部言諸科舊額多歸進士僅有存者又有以盡解新科明法今試而中無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爲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

別開仕進之門

事見胥吏門

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

三
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
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
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
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
治經者專守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爲文者唯知
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
兼一經之內可以爲題者無幾有司所試多其平日
已嘗宿爲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
秋博士進士專爲一經又侍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

試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爲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
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
大與古異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佐以莊列釋氏
之書試者累輩百千槩用一律其中雖有真知聖人
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捐棄且詩賦
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
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
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夙具稍更
數試題多重出旣格律不嚴難以一見判其高下或
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爲已作此於取棄難易之間科

第當否由之以分願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
用先儒傳注及自己之說禁用字解釋典以救文弊
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尙書省又言近制明
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中其選
者吏部卽注司法敘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
本禮義而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然必
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
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
欲加試論語孝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
序詔近臣集議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
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
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
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
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
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
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
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
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
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

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漑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就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

能詩賦爲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

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

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

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母有所赦
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謹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
之居鄉居家獨處閭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
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
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覲言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若經明行修科侵用
其州解額雖名實孚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
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乞創額以消爭進
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爵祿出之太易每一試進
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已奏

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至嘉祐中年始盡賜出身近
歲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
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
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
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皆定著於令
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
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
五十人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
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爲歸計前
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

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請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

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試策自後槩試三題

紹聖元年禮部已定御試三題條約至三月詔仍試策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仍除去字說之禁又詔禮部取凡內外試題悉集以爲籍遇試頒付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旣而復立春秩博士崇寧又罷之

時有建言請於詩書周禮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朝廷下其議有司承意謂爲可行旣而右正言鄒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

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後出
題訖依舊法

徽宗崇寧三年詔曰神考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
舉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
議其方書來上悉推行之設辟廡於國郊以待士之升
貢者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勸勵學者至矣
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於學校其詔天下將來科
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
庶幾復古自此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
四年詔將來大比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辟廡太學其

亟以此意諭達遠士使卽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當
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
得應格其不能輟身試補者僅可從狹額應科舉不得
如在籍者三舍解試兼與而兩得其貧且老者尤甚病
之時人議其法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
貧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未遽廢科舉也
大觀元年詔舉八行

自元祐倣古創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藝文間
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其時御史旣已咎其無
所甄別矣及八行科立專以八行全偏爲三舍高下

不間內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爲形迹以求入於
八行固已可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
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與名格相
應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跣弛公私交患苦之不
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冀望無罰應
貢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
額不貢以是知畧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賜詩改賜箴

先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

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

詔送敕局

立法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

學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
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
是蔡疑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
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
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迺稱通儒可依所
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
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
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

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廼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

戊戌也

按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此崇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五人

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
有儲宏等隸大闡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之第
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 政和四年以
鄧洵武之子鴻臚寺丞雍進頌文可采特令直赴廷
試自後此類頗多

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
爲首

按太宗時李昉呂蒙正之子御試入等上以勢家
不當與孤寒爭進黜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
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蕃掌書記蓋惟恐

權貴占科目以妨寒峻也今親王得以爲狀元又
按端拱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敕牒
勒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蓋惟恐雜流取
名第以玷選舉也今闈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
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

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
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
寢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
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
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

尤爲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縛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旣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其所從得不一路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

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總其大較要有可考熙寧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康李舉之試經書律令大義而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梁子野黃葆光賜出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帝喜甚遂以賜之其後趙邇在政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來奏永裔亦得賜八年章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得賜九年中丞鄧綰

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縮敗正符亦坐附會追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太正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摠蘇州進士俞燾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熙河稱旨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和中小學生曹芬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達官貴胄旣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新政懲姦臣蔽塞凡行義有聞議論忠謹悉加賜以示好惡張炳雷觀陳東尹焞鄧肅相望得賜而天下知所鄉矣

文獻通考卷第三十一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第三十一 選舉四

三三



